

十元店往事

文 / 江飞泉

第七届全国打工文学征文大赛散文优秀奖

01

那是遥远的 2002 年，春夏交汇。同事阿赖跟我说，他住的那个地方还不错，问我愿不愿意跟他一起去看。

我们抵达那个地方，才发现近旁是荔枝公园，跨过马路就到了。

“这原来是深圳武警七支队家属大院，基本被原房东转租出去了。”阿赖说，难怪一片狼藉破败气息，对于这个寸土寸金之地而言显得有点诡异。按理说，这块地早应该盖起新房了。我和阿赖从一个侧门进去，岗哨如同虚设，秃顶老头看都不看我们一眼，估计认出阿赖，就放我们进去了。这是一个还不小的院子，几条破旧的长条椅随意放着，长满苔藓，估摸也没人坐了。院子的墙边倒是有一簇簇耀眼的红色花朵开满枝头，“这是簕杜鹃，深圳市花。”

他带我去最靠里的二栋四楼，敲了一扇门。一位老太太探出头，笑盈盈地接待了我们。老太太自我介绍姓陈，南京人。她看上去挺精明的，但眉宇间有股抑制不住的平和优雅。江南美女，我竟想到这个词，当然是形容年轻时的她。我们叫她陈姨，问她还有没有床位。她说刚好有一个，昨天一个年轻人找到工作搬出去了，“你有工作没有？”她看着我，问了一嘴。

我却走神了，盯着门牌看。

“这是我的名字，很男性化吧？”的确如此，我看到上面是一个极度男性化的名字：陈能贵。许是她父母自小把她当儿子养了，想她长大了既有才能又能显贵。门头上挂着一块木质招牌，用隶书写了四个字：加州旅馆。

“加州旅馆。这个名字有特色。”我不知是恭维还是确实觉得名字不错，我也不知为何蹦出这句话。

“我儿子想的，他现在北京，说年底要来看我。”老太太接话说。

她带我们看了一遍，没多大的新奇。不过是一处由套房改成的三居室，没有客厅，或者说客厅被改为公共长廊，厨房在长廊左侧，颇为敞阔，里面摆着几台煤气炉，应该她做饭煲汤用的。“我经常煲汤，以后可以给你们煲霸王花汤。”

洗手间在长廊尽头，粗陋的三合板木质门，敲门时发出沙哑闷响，听上去很暧昧。薄脆的木门吱吱嘎嘎地响。如果里面有人刚好在洗澡，多半就春光乍泄了。三间屋子中的那间大的屋子摆了三张上下铺廉价铁床，呈“凹”型排布，对面一张枣色桌子上摆着一台电视，东芝牌，八成新——老太太后来说过，这台东芝电视花了她不少钱。隔壁一间屋子略小，也是三张上下铺，还有一个简陋的木质衣柜，阿赖不小心碰到衣柜门，咣当掉落，吓了我们一跳。

“明天找人修一下，已经掉了三次了。”老太太随口说，我隐约感觉是老太故意设计成这样，旨在警醒。若谁起了歹心，难免手脚颤抖，肯定不小心碰到衣柜门，衣柜门多半掉落。但这毫无根据，能提醒主人注意贵重财物防止丢失，反而时常冷不丁吓人一跳。

再说住这种地方的人大抵也无多少贵重财物，多半是老太太舍不得修理柜子。

“一个月二百。无需押金，如果有事要走，提前三天说，可以退尾款。”老太太说。

我交了钱。阿赖悄悄对我说，“住在这里自己要小心点，这里来来往往的，什么人都有。”“都住过什么类型的人？”我问他。

“都是无家可归的人吧。”还没等他回答，我自言自语地说道。选择住在这里的大抵是没地方可去了，不然谁愿意住在这种杂乱、肮脏且破败的地方。这里的住客如过江之鲫，谁也不知什么时候离开。也彼此不知名字、籍贯和过往。住客行踪不定，有些人只交单日钱，10元。

“你不要惊讶——这个小院的十元店大概有十几家，加州旅馆算比较有安全的，陈姨基本都在家盯着。我住的那个好望角就太杂，等那边到期了，

我也搬过来。”从他得知，这里住的很多都是炒股失败者、被踹掉的二奶、还有一个吸毒的，手臂上都是针孔，据说得了艾滋病，后来被警察叫去了，不知所踪。

“特别要注意那种有意无意碰你身上的，抓你手的——他们多半是同性恋。”

02

我觉得阿赖的说法可信，他住了一年多，自然比我见多识广。陈太太与几个不明身份的女人住在最小一间屋子，有个女人叫阿华，已住了整整两年，把这里当成了家。她会帮助老太太做点家务，房租基本减免，白给她住。她们屋子有个私密阳台，平时晒晾着女性的内衣内裤、胸罩之类。后来发生了一次偷窃事件，是楼上一个十元店的中年男人。

我倒没觉得住客杂乱，反而觉得市井气息生猛，可以接受，就定了下来。一个月才二百元，可能是这个中心区最便宜的价格了。阿赖带我去楼下士多店（当时还不知士多店 store 是杂货铺的翻译）买了席子、脸盆、晾衣架。心想这里不过过渡几天，暂时将就着吧。没想到一住就是大半年，若非后来发生一些匪夷所思的事情，我估摸还会住下去。

和我同屋的至少有两个人是长期住客，一位就是湖南的老彭。老彭五十多岁，肯定不到六十岁，他让我叫他“彭叔”。他据说原来也是资产丰厚之人，做了不少大宗生意，不知为何沦落到十元店。他头上几乎没有头发，周边稀疏的几根头发像衰败的枯草贴在青灰色的头皮上，让我想到印巴战争中被炸毁的居民区。他那两道粗眉毛在宽阔的额头两侧，突兀的感觉总让我想笑，他的眼睛小到看不见缝隙，却总是努力睁着，似乎永远也睡不醒，让人我时常想他会不会闭着眼倒下去。他的鼻子倒是坚挺，除了鼻头微微塌陷，其余看上去很匀称，按理说财帛宫不错，应该是有财之人。两片薄唇略带赤红，许是火性体质所致，看上上次湿润有光感，像两片瓷器。他整体看上去蛮健康，一直自诩注重养生。老彭的肚子也是超常规，足有两个西瓜那么大，我担心他若摔倒，肚子着地的话，会不会像气球一样瘪掉。这种邪恶的想法让我老是想用指甲去戳一下，当然是想想而已。这里住宿条件并不好，饮食也一般，但丝毫不影响他每天做明目醒脑操，有时他会

说服其他住客一起做。他口才不错，像是沾染了湖湘一带的能言善辩的习气，整天闲不住，嘴里叨叨个不停，从女人到股票，再到养生喝茶，话题多变，偶尔谈到他的儿子，满脸自豪，我始终不知他的自豪来自哪里。从他口中得知他儿子在内地当一个小小公务员，说是有编制的。他对我还算不错，除了邻床的缘故，更因他觉得我比较有知识——当他得知我本科毕业时，惊骇一番，“你怎么住这种地方——当年我也差点考上大学，后来成分不好去不成。”我将信将疑，我感觉他没有读书的资质，即便成分是贫下中农，也估计考不上大学——推荐上学除外。我自然没点破他这点，看到他乐呵呵的圆脸，还是蛮亲切的。

很多人跟他关系不错，熟悉后，他们经常跟他开玩笑，“老彭，怎么不找个妹子？”

“把你妹子介绍给我？”他嬉皮笑脸地答道，那人啐了他一口，“呸，不要脸，这么老了，还想妹子。”大家都当作无关痛痒的玩笑话，调侃调侃，大家都不生气。每次我就在旁边笑着，他便拿我开玩笑，“给小江介绍一个呗，你看他细皮嫩肉的，妹子最喜欢咯。”还故意在我胳膊上掐一下，我也不计较，这种玩笑我还开得起，但想起阿赖的告诫，忽然起了鸡皮疙瘩。

关于他的风流轶事也逐渐多了起来。有一天，同住一间房的阿东告诉我，“小江，昨天我看到老彭去陈姨房间了。”

他神秘地笑起来。我瞬间明白为何最近老彭总是那么心花怒放，偶尔还哼着歌，时常帮助陈姨给我们准备晚饭，弄得满头大汗，也毫无怨言。那么热的天，一个大胖子躲在闭塞的厨房里炒菜，真是受罪，每次出来头发就像落水的鸡毛一样贴在前额，加上汗水涔涔，看上去脏兮兮的，让人看了忍俊不禁。

“今天的晚餐四元。你彭叔今天专门买了鸡翅，今天晚上吃卤鸡翅。”陈姨一边跟我们打饭，一边用独特而迷人的苏南音对我们说。嗓音愉悦，像抹了蜂蜜或玫瑰露，我们似乎都明白其中原因，我和阿东相视一笑。

“笑什么，死小鬼们。”陈姨妩媚地瞪了我们一眼。

我们每天会在吃饭前统计人数，然后陈姨去买菜，按照每份 3-4 元搭配当日的菜品。一般说来，有西红柿炒鸡蛋、炒上海青、红烧鱼、青椒肉丝之类的家常菜，偶尔会有卤鸡翅、饺子或瘦肉汤。他们的手艺不算精致，

食材也简陋，但比起外面的饭菜还是干净卫生许多。老彭在炒菜上算有点天赋，我很怀疑他干过厨子的活。他变着花样做菜，尽量做到色香味俱全，我们都蛮喜欢他的手艺，也经常变着花样夸他。人呀，最经不起夸，每次夸他，他就笑得下巴不知哪去了，眼睛更是笑得陷入眼窝，像他原本没长眼睛似的。每次吃完，当场结算，偶尔我们也会欠账，陈姨用一个笔记本记着，某某欠晚餐一顿三元。有谁实在拿不出菜金，她也会网开一面，说当请客了。

老太太平素也是忙碌之人，每天吃过早点准时去深交所看股票，那年头股市就是乱象，她居然还赚了一些钱。钱大多寄回家给女儿，她是离婚了还是老伴去世，不重要，重要的是她自给自足，租了这间屋子，当二房东，养活自己，补贴家人。中午十一点半前准时回来做饭，中午人数不足，她基本不做太多，老彭偶尔会在家吃，平素也不知去哪里——要么去炒炒股，要么去古玩城，每次总能看到老彭淘回些真假难辨的东西。老太太下午雷打不动地要午睡，半个钟头左右准时起来，去公园舞池跳舞或散步，五点前准时回来做晚饭，如果老彭没在，她就自己下厨炒菜。

每次打饭时，她都会明显给我多点饭菜。有时我加班晚了，饭菜还给我留着，温在锅里。那段时间我一直感觉在家里一样。她总说，小伙子要多吃点，看我那么瘦她心疼。

03

我住了一些日子，跟周边的人也慢慢熟稔起来。那时我挺内向，但还算善于沟通，决然不会像某些人一样钻牛角尖。我展示自己温顺无害的一面，和不少人成了朋友，也挖掘出他们琳琅满目的人生的隐秘部分，或折腾，或动荡，或丰盛，或多变。不然我哪里还能记得他们的音容笑貌，大抵是那时的交情不浅之故。

老肖是让我印象颇为深刻的一位。他刚过四十，看样子略显老，我戏称他为“肖叔叔”。他是湖南人，他说是益阳的，要么就是衡阳的，总之籍贯后缀里有个“阳”字，他为人也算阳光大气，浓眉大眼，形象气质俱佳，在这个院子里算是中年美男子了。他口才比老彭略逊，也是能言善道，他说早年做过若干生意，烟草，茶叶，也开过茶馆，。

“我那时最多时有两个茶馆，一年赚 500 万。”

“那为何现在如此？”熟悉后我问他，“现在茶馆还在吗？”

“后来赌博全赔光了。”他说这话时没有一丝忏悔的样子，好像习以为常，我倒吸一口冷气。五百多万赔光了。

“本来想出家的，想到还有情人，就断了这个年头了。”我不知他是开玩笑，还是真有这么想，也许他早就参透人生了，只是红尘之事未尽，也可能慧根不够。

他并没多少钱，倒经常请我们吃宵夜，有时撸几串烤串，有时炒一盘米粉加一瓶啤酒，坐在松园街的大榕树下，漫无天地侃大山，优哉游哉。他最喜欢讲述他与几个情人斗智斗勇的辉煌故事，每每说到兴头上，眉毛一耸一耸的，像告示他曾经不败的丰功伟绩，“以后千万别惹女人——女人都不是好惹的，一定要注意。不过你还小，等以后你就知道了。”

我，还有同屋的王贵，有时还有其他一些人，比如做鸭子的小周。我们坏笑着问他情人多了，肾亏吗？他停了下来，摸了摸腰部，意思是老当益壮。我们怂恿他可以继续他的情路，他也真的经常泡酒吧，有时彻夜不归，我们都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他多半是逢场作戏，从没看到他跟那个女的走得很近。一位叫阿珍的女人不知是被他的外表吸引，还是被他甜言蜜语吸引了，喜欢上他，来过我们院子找过他两次，都被陈姨挡住了。

“他回老家了。”陈姨眼珠子一转，“好几天都没交房租了。”

“刚才明明还看到他在红桂路口买烟。”女人不信，“准是躲起来了，这个该死的老肖。”

“也许你看错了。——他又没钱，你跟他干嘛？有钱还会住这种地方？”

哐的一声，陈姨就快速把门带上，我们几个在里面笑得花枝乱颤。

陈姨朝他嚷嚷，“小肖，下次再招惹女人来，就把你丢出去。”

老肖固然风流成性，手头紧时借的钱都会如期还的，这点实在难能可贵。偶尔他手头缺烟钱，我们几个会无偿资助一些，但不出两天，他执意尽数返还。我们不知他是哪来的钱，也许是走了桃花运被某个女人看上资助他的，也许是走了狗屎运打麻将赢了不少银子——尽管我印象中，他几乎没怎么赢过，输的时候居多。

我们对他最好的告诫是，“老肖，不要出人命就行。”他明白，我们叫他检点些，不要使某个女的怀孕了。否则，这些人生不堪回首才投奔深

圳且住十元店的人，无法消受这种福分。他们有几个是白纸？不都有一些难以启齿的往事，睡过荔枝公园石板凳，在笋岗路桥洞与废品为伴，但他们都是鲜活的人，与海燕大酒店或国贸旋转餐厅出入的人，没有本质区别。

那个冬天的某个周末我突发肠胃炎，肠胃如被水泥搅拌机不断搅动，吃了肠溶片，毫无用处。我躺在床上，浑身发烫，头重脚轻好像刚从月球下来。我躺在那里已经一个下午了，昏昏欲睡。老肖回来，看到我虚弱不堪的样子，问我怎么了。然后摸我的额头，“怎么这么烫，发高烧了。赶紧上医院。”他不容分说就拉我下床，我在上铺，他几乎是夹着我的双肩抱我下床，然后抱我下楼，在街边叫了个的士，去了最近的博爱医院。

挂急诊，输液，终于转危为安。医生吓唬我，如果任由发展，会引发脑膜炎，说得有板有眼，挺骇人的，而老肖后来告诉我，我高烧接近四十度。老肖给我买了水果和矿泉水，没有留下来陪我。他彼时在一个小区做保安，三班倒，那天恰好是晚班。冰凉的点滴入血管，体温渐渐降下，独在异乡的怅惘和孤独让我惊惧，但我又很幸运，能遇到老肖这样的朋友，我第一次有想哭的冲动。我从不曾在众人面前恸哭。那些说，未在长夜痛哭，无以谈及人生的人都是人精。

躺在冰冷的病房，我第一次体会到个体被置身于陌生且冰凉的环境时的那种孤独而绝望的切肤之痛，我开始反思，一个堂堂大学生，如此碌碌无为，住在十元店，做着薪水低廉、毫无技术含量的工作，脸颊发烫，不到一会，全身被汗水浸透了。加上冰冷的点滴，我似乎清醒了大半。

04

王贵是我的下铺，他待的时间不长，很快就走了。他在一个酒吧做内保，白天回来睡觉。平素和他的交集并不多，他说话谨慎，眼睛炯然有光，看上去不像混混。熟悉了，他叫我弟弟，慢慢地跟我说一些他的往事。一次酒醉后他告诉我，他其实不叫这个名，我有点惊诧。他说在老家犯事了，拿了别人身份证冒名来深。我没多问。他在好几个夜总会和酒吧做过，薪水还算可以。但在那种场所，必然出手阔绰，且桃花运红火，他总是入不敷出。某次他开口向我借三百元还是五百元，我当时在福田上班，路上塞车，他在雨中等了我一个多小时。我从未想让他还钱，三百块不是大数目。

半年后的一天，我接到他电话，他说家里的事情处理完了，准备回去，要还我钱。他请我吃了一顿简餐，“不好意思呀，欠这么久才还钱，连一顿像样的饭还请不起。”我抢着买单，被他拦下，他执意要表达谢意。我内心涌起酸楚，想到如果哪天我也如此，如一颗流星，不，一枚烟花，或一阵灰尘那样，不为人所知，流落在深圳不知名的小巷里，感知世态炎凉，我是否也像老肖、王贵一样，无法扎根在深圳，只是一个匆匆过客。来了就是深圳人，对他们而言，就像是一个讽刺。

在小雨中我们拥抱告别，他深情地说，“小弟，谢谢你关键时刻帮助我，我会记住你的，以后估计不会来深圳了，你多保重。”

我忍住泪水，客套地说了句，“以后来了，就联系我。我电话没变。”很遗憾，一年后我的手机被盗，电话号码还是换了。之后，我确实再也没见过他，也没有他的任何消息。

第二个离开的是老彭。那年冬天，他忽然回老家。陈姨说他侄子出了事，回家处理。我没来得及送别他，便给他发了一条短信，他回复了，“很快就会回来。”那年春节他没回来，直到我买票回老家，也没看到他。之后他回来过一次，整个人像蜕了一层皮，瘦了不少，那个挺着大肚子的老头不见了，他成了一个瘦小的干瘪老头。这是后话了。

春节提前一个月买票，是老肖陪我去的，他只是陪我去火车站走走，他并没有回家的打算。我们在铁马围成的通道上绕来绕去，随着蚂蚁一样的人群艰难前行。我不确定能否买到票。倒是那天阳光很好，清冽湛蓝，这是深圳最好的季节。

我最终买到了票，很开心，请老肖喝可乐。他一边喝，一边支支吾吾地想说什么，欲言又止。最后才知道他手头紧，需要我借点钱给他，我当时也没多少钱，只能给他一百五，他说，“也行，过些天我儿子就来深圳给我送钱。”

他儿子真的来了，不是因为送钱给他，而是接他回湖南，在他因为胃穿孔住院，无力支付住院费后。陈姨垫付了一部分医药费，至今我都不知道他还给她没有。但他住院是我送他去门诊部的。得病前一晚，他不知和谁喝酒，醉醺醺地瘫在床上。我下班回来跟他打招呼，都没反应。他就那样撑了一晚，直到第二天早上，他滚到床下。

我和其他几位舍友将他抬到救护车，很快就给他打了吗啡，止痛。之后一系列的检查，折腾了他半死。给他办好住院手续，已经是中午时分。

幸好不是非常严重，医生说观察几天，看是否需要手术。一根白色软管从他鼻子直插到他胃里，然后开始输液。那天晚上，他气色好了很多。他无法进食，只能喝点水。用棉签擦嘴唇。不知原委的病友以为我是他儿子。

他儿子是第三天来的，一同来的还有他小女儿。他儿子比我小两岁，女儿读完初中在外打工。我以为他很快就会出院，回到加州旅馆。

“是你把家里电话告诉医院的吗？”陈姨问我时，我有些懵。“小肖从医院逃走了，没有结算医疗费用。医院打电话到家里，我刚接的电话，直接找的我。”

我才记起来，当时住院时需要登记出租屋信息，否则不让办理，我只好如实填写。我实在没想到老肖会从医院逃走，连费用都逃了。据说一共欠了两千多的费用，自然，债务无主，不了了之了。除夕，我接到一个电话，是老肖从老家打来的，说感谢我云云。我没提他逃走的事情，只是问他还回深圳不，他回答得模棱两可。

老肖后来还是回到了深圳，已经是大半年后的事了。他胖了一圈，完全没有当初的风流倜傥的模样。他依旧住在陈姨那里，我当时已经搬离加州旅馆，独自到外面租了房子。不过我时常去陈姨那边坐坐，看看这个住了一年多的十元店。老肖回来后，认识了一个香港老板，整天和人家泡在一起，打牌、喝酒、吃饭，之后香港老板成了一个小公司，代理车灯，他变成了创始员工，兼任业务员。公司在大院租了一个三居室，给他和同事居住。我有次将钥匙落在公司，找他凑合了一晚。他在给老板煎中药，弄得一屋子都是药味，弄得我也没睡好。

他并不是做事的人，肯定没卖出去多少车灯，公司不久就倒闭了。香港老板撤资，老肖也搬离了大院。之后两年，我再次搬家到了园岭，与他联系变少了。时常还会打听他的消息，甚至有他被富婆包养的消息传来，我也不过当做段子听听罢了。他借我的钱最终也没还给我，陆陆续续借了有小一千了，那时的钱还算值钱，大概是我的半个月工资。不过我自然不放在心上，我和他还算有交情，他估摸是遭遇了其他变故，再也没有音讯。之后我也尝试寻找他，终究不了了之，他就像断线的风筝，没了踪影。尽

管如此，我还是真切地祝福他。

发表于《宝安文学》第 628 期